



*J. J. Macpherson*



---

莫泊桑

---

短篇小说

---

全 集

---

李青崖 译

---

李 颢  
李 度 校补  
李 庠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本书根据法国柯纳尔出版社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翻译  
根据法国加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校补

### 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第一卷)

李青崖 译

李 颖 李 度 李 庠 校补

责任编辑: 管筱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5

字数: 401,000 印数: 1—14,000

平装:  $\frac{\text{ISBN7—5404—0723—9}}{\text{I·577}}$  定价: 7.00元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0724—7}}{\text{I·578}}$  定价: 9.00元

## 序

莫泊桑于1850年8月5日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迪埃普区的一个古堡中。他的家庭是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父母亲因感情不合而分居，莫泊桑跟随母亲住在埃特雷塔。他在一间教会中学和卢昂中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卢昂中学读书时，他的寄宿生代家长是路易·布耶。布耶是有名的诗人，福楼拜的同学。他给了莫泊桑许多父辈的忠告，并教导莫泊桑写诗。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其时莫泊桑已中学毕业，正在巴黎攻读法律，只好停学入伍，参加机动保安队作战，表现颇佳。法国战败后，他于1871年回到巴黎，在海军部任小职员，后于1872年转入教育部任小职员，这给了他一个冷眼观察巴黎小公务员的生活习惯和懂憬的机会。福楼拜是他母亲童年的朋友，在这期间积极指导他从事创作，并介绍他结识文艺界的许多作家。福楼拜教导他：必须显示出自己的独创性；必须直接接触真实并从中挖掘出未经发现的东西；蔑视吹捧；抨击市俗的偏见；努力寻找只适合于表达某一事物特点的特定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艺术是长期耐心坚持不懈的结晶。莫泊桑对于这些简单明确的原则信守不渝，这对他日后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大影响。在7年中，莫泊桑写过诗歌、剧本，写过一些有病态和恐怖倾向的短篇小说。福楼拜每篇都给他批改和提意见。莫泊桑在学习当作家的同时不忘娱乐，他喜欢郊游和划船，锻炼得身体结实，肌肉发达。可是，从1876年起，他就犯心脏病和剧烈的头痛，使他对人生经常感到悲观失

望。

左拉于1877年发表《小酒店》以后，高举着自然主义的旗帜，成了这个文学新流派的领袖。当时有5个信奉自然主义的青年作家，其中也有莫泊桑，经常聚集在左拉的圣乔治街的寓所里谈天论地，嘤鸣求友。后来地点改为巴黎近郊左拉的梅塘别墅里。1879年夏天，他们商定以1870年普法战争为背景，6个人各写一篇短篇小说，集成一集出版，书名就叫做《梅塘晚会集》。莫泊桑写的就是《羊脂球》。这本集子于1880年出版以后，《羊脂球》获得轰动一时的成功，莫泊桑也从自然主义作家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从此以后，莫泊桑辞去公职，成为专业作家。从1880年到1891年，他一共写了约300篇短篇小说和6部长篇小说。

起初，莫泊桑受到《羊脂球》成功的鼓舞，继续写一些短篇小说在报上发表，然后集成集子出版，其中左拉和福楼拜的影响有时是颇为明显的。后来莫泊桑逐步树立了自己的美学观，采取了与自然主义迥然不同的创作方法，消除了别人的影响，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变成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题材也改为描写家乡的农民为主。成了名作家以后，莫泊桑富有了，经常出外旅行，漫游地中海。频繁的社交应酬，使他的视野开阔了。从1883年起，他发表了《一生》（1883），《俊友》（1885），《温泉》（1887），《彼埃尔和让》（1888），《如死一般强》（1889），《我们的爱情》（1890），这些长篇取材多数是上层社会，注意力也集中到分析病态心理上去，这是莫泊桑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莫泊桑的健康逐步损坏，起初是神经痛，后来加上视觉模糊和血液循环障碍，使他经常烦躁暴怒。他的一个弟弟患精神病被关进精神病院，对他的打击尤大。1891年末，他自己也被确诊

为精神病，被送进一个私人医生开设的疗养院，住了18个月后死亡，神志始终没有清醒过，时年43岁。

莫泊桑的出现，在法国文坛通常被比喻为一颗流星，来时光芒四射，但短短十年，转瞬即逝。足以使莫泊桑永垂不朽的，是他的约300篇短篇小说。莫泊桑首先用简洁的手法，三言两语就确定了他的短篇小说的背景：农舍的院子，集市广场，公园，火车车厢。接着安置他的人物：农民、小职员、有产者；只要强调一下外貌的某些特点，习惯的手势，几句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方言，就足以使主角栩栩如生。然后展开故事情节，内容相当简单：钓鱼或者打猎，乡间或巴黎的一段社会新闻；可是过不了多久意外的事故就发生了，使情节很快就走向结局，这结局往往是悲惨的，但作者仍然声色不动，保持叙述者的冷静。莫泊桑的高超的写作技巧，语言的出色的准确和简洁，使他与世界文坛上三大著名短篇小说家齐名，他们是：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奥·亨利。当然，他的短篇小说的思想性是不无轩轻的。

莫泊桑是五四运动以后首批介绍到中国来的法国作家之一，而第一个用白话文翻译莫泊桑著作的是李青崖先生。

李青崖于18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当时他的在浙江做官的祖父李幼梅思想比较开明，送他到上海震旦书院攻读法语。1907年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费，到比利时攻读采矿，留欧6年，于1912年回国。初期曾在河南与山西的铁路与矿山中工作，后来转入教育界。曾任同济大学附中校长，其后相继在中央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处讲授法国文学。1921年他参加了由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开始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其主将沈雁冰说过，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之一是介绍他们的文

学艺术，二是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他推崇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向国内文坛推荐了 21 位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就有莫泊桑。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发表了大量翻译作品，系统地介绍了外国文学，给我国新文学运动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李青崖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数量众多，陆续出过几本选集。此外，他还译过法朗士、福楼拜、左拉、大仲马等名作家的作品。李青崖同其他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都是当时推动历史进步的先进人物，值得我们崇敬。

我同李青崖先生见过两次面。两次都在翻译家韩侍桁家里。一次他与韩侍桁对饮，一次与韩侍桁对奕（围棋）。在谈话中我知道他仍在翻译莫泊桑的小说，我觉得他几十年如一日，翻译莫泊桑的小说，如今已达耄耋之年，仍在继续这项工作，真令人肃然起敬。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为了使中国读者得以目睹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全貌，在一生中曾多次设法出版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而未果。1926—1927 年商务印书馆计划出全集，只出了三册就因北伐战争而中断。1928 年与上海北新书局签订了出版莫氏短篇全集的合同，近 2 年中出版了 9 册，以淞沪抗日战争后北新书局倒闭而终了。1938 年商务印书馆计划再出，只出版了两册，又因全面抗日战争开始而夭折。解放后多次出过选集，全集则始终未出。六十年代开始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与老先生订了口头协议，准备出版莫氏全集。老先生认为数十年来夙愿将可得偿，为此兴奋万分，不顾近八旬高龄，昼夜埋头苦译。至 1966 年中，已基本完成。谁想到接踵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浩劫，老先生本人被斗，家里的中外文书籍及手稿十之八九被抄走。尽管本人受到如此严重打击，外国文学又遭到一片斥责声，老先生仍念念不忘莫氏全集，每到夜深人静，总到走廊里，在堆放在那里的剩余书

稿中，逐页翻阅，希望能找到自己付出全部心血的译稿。到了1969年，终因心力交瘁，与世长辞。遗恨是未能亲眼见到莫氏全集出版。

1976年拨乱反正，发还文革中没收的书稿。老先生的子孙们在徐家汇天主堂一间昏暗的陋室内，从千万本没收的私人藏书里，找出了老先生的书籍和莫氏全集译稿。这真是奇迹！一套灌注了老人毕生精力的书，经过如此曲折的道路才能同读者见面，我想是弥足珍贵的吧。

**郑永慧** 1991年3月于北京



## 目 录

序 .....	( 1 )
---------	-------

### 第一卷

戴家楼 .....	( 1 )
那些墓碑 .....	( 36 )
水上 .....	( 45 )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	( 52 )
在家里 .....	( 77 )
西孟的爸爸 .....	( 108 )
一次野餐的故事 .....	( 119 )
啊，春天 .....	( 132 )
保罗的女人 .....	( 139 )
蜚蜚小姐 .....	( 159 )
拔蒂士特夫人 .....	( 175 )
痿症 .....	( 182 )
玛珞伽 .....	( 189 )
那块柴 .....	( 199 )
圣骨 .....	( 205 )
床 .....	( 211 )
是我疯了吗 .....	( 216 )

警醒 .....	(221)
诡计 .....	(227)
骑马 .....	(233)
爱情的语言 .....	(242)
巴黎历险记 .....	(247)
两个朋友 .....	(255)
那个小偷 .....	(264)
圣诞夜餐的故事 .....	(269)
替工 .....	(275)
半夜餐 .....	(280)
月色 .....	(288)
一场政变 .....	(295)
狼 .....	(306)
那个孩子 .....	(313)
圣诞节的故事 .....	(320)
霍尔唐司女王 .....	(327)
宽恕 .....	(336)
圣米歇尔岛的传说 .....	(343)
为少年守节的孤孀 .....	(349)
窑姐儿 .....	(355)
珠宝 .....	(362)
鬼神出没 .....	(371)
那扇门 .....	(379)
那位父亲 .....	(386)
莫艾隆 .....	(392)
我们的书信 .....	(400)

黑夜 (梦魇) .....	(407)
山鹑 .....	(413)
莫兰那只公猪 .....	(416)
女疯子的归宿 .....	(431)
比埃洛 .....	(435)
曼律舞 .....	(442)
恐慌 .....	(448)
诺曼第式的闹新房 .....	(455)
木鞋 .....	(461)
修理椅子的妇人 .....	(468)
海上 .....	(476)
遗嘱 .....	(483)
在乡下 .....	(490)
公鸡已经报晓 .....	(498)
一个儿子 .....	(503)
圣安端 .....	(515)
施乃甫的历险 .....	(525)
一个诺曼第人 .....	(534)

## 戴家楼

—

每天夜间11点光景，大家总到那地方去，简单得如同上咖啡馆似的。

他们在那地方碰头的一共有七八人，始终就是那么几个，然而都不是什么放浪之徒，却是体面的人，商人，市区的少壮派；他们来喝他们的修道院药酒<sup>①</sup>，一面和那地方的姑娘们胡调一会儿，或者和女东家，大家所敬佩的“马丹”<sup>②</sup>来恭恭敬敬谈点儿话。

随后，顾客在12点以前都回去休息了。而少壮派却有时候蹲着不走。

这一家店是有家庭意味的，局面很小，漆成黄颜色，正在圣艾坚堂后面一条小街的角落里；然而从店里窗口儿上，却望得见河里那个满是卸货船只的港内碇泊区，那片被人称为“永保”的大

---

① 是一种由法国某处修道院创始浸制的药酒，素为社会珍视的滋补品。

② 法语对于妇人表示敬意的称呼是“Madame”，一般译做“夫人”或者“太太”是适合的；但在此篇则否，所以用音译译作“马丹”；本集其他各篇中亦同。

盐田，以及后面圣女山的坡儿和坡儿上那座颜色全是灰黑的古礼拜堂全景。

那位马丹原是欧尔州一个农村里的好人家女儿，从前她完全如同开女帽店或者内衣店似地接受了现在这种职业。至于肯定卖淫这种行业是丢脸的那种偏见，在城市里原是这样激烈和那样固执的，然而在诺曼第的农村里却不存在。农村里的人说：“那是一件好生意。”于是派了自己的孩子去经营妓院，俨然像派他去领导一所女生寄宿学校一般。

这家店并且还是从遗产得来的，从前的业主是一位年老的舅父。马丹和她的丈夫原是伊弗朵附近的小客店的东家，他俩当年断定斐冈的买卖对他们有利益得多，立刻就顶掉了小客店；接着，他们两夫妇在某天早上到了斐冈，就接收了这个因为无人经营陷入危机的买卖管理权。

这本是两个立刻使得邻居和他们的店员爱戴的正直人。然而两年以后，马丹的丈夫因为脑充血死了。原来他这个新职业早把他牵到了筋骨发软的无事可做的状态里，他久已变成了很胖的人，这胖身体终于断送了他的生命。

马丹自从寡居以来，徒然受到店里的长期顾客的渴慕；但是旁人说她是绝对谨慎的，并且那些受餐宿供给的姑娘们也绝没有在她身上发现过什么。

她是高大的，丰肥的，和蔼的。她住在这所整天关门的晦暗房子中间，皮肤变得苍白，真像是在一片肥油的浮光之下发亮。一层薄薄儿像是新生而又烫过的假发绕着她的额头，于是给她造成了一种和她体格的圆熟不很调和的少妇姿态。她总是快乐的，脸庞儿是镇日开朗的，她很愿意诙谐，不过还带着一种没有被这种新职业所消耗的谨慎风度。那些俗的字眼儿是始终教她感到有些

刺耳的；并且遇着一个不识礼貌的年轻人用合乎事实的名称来称呼她所主持的商店的时候，她就愤然生气了。总而言之，她的头脑是高雅的，尽管把自己店里的姑娘们全都当作朋友看待，她却毫不牵强地老是说自己和她们的不是从“同一个篮子里”出来的。

偶尔，在星期日以外，她领着她的队伍中的一部分坐上租来的车子出游；并且到那条在伐孟山的峡里流着的溪河边儿的草地上游戏。于是这就是种种逃学孩子式的玩意儿了，种种狂乱的赛跑了，种种儿童式的游戏了，整个儿是一套被新鲜空气所陶醉的幽居者的快乐。大家在草丛里嚼着熏腊的冷肉，一面喝着苹果酒，直到日落的时候才带着一种美妙无穷的疲倦，一种甜蜜的柔软感觉回家；大家在车子里，把马丹当作一个温良宽大的好母亲吻着。

这家店有两个出进的口子。在角儿上开着的是一种情形暧昧的小咖啡馆的门，那要到傍晚时候，才有小市民和海员来光顾它。两个女店员负责本店的这项专有买卖，特别派作应付这一部分顾客的要求。她们的助手是一个名叫弗里兑力的男工，一个强健得象牛一般的淡黄头发没有胡须的矮子。她们在那些摇晃不定的大理石桌上给顾客们伺候着大杯的葡萄酒和成瓶的啤酒，并且把臂膊搭在喝酒者的项颈上，把身子斜坐在他们腿上来推销这种消费品。

其余 3 个（她们一共只有 5 个）形成了一种贵族阶级，专门伺候楼上的顾客们，除非楼下需要她们帮忙而且楼上已经客散，她们是不下楼的。

楼上的座儿叫做茹彼德沙龙，专门为当地的资产阶级聚会之用，墙上糊着蓝纸儿，画着茹彼德的爱人蕾佗躺在一只天鹅的肚子底下。这沙龙有一条螺旋形梯子，沿着梯子走下去就是一扇并不

惹人注目的临街的小门，门上的花格子里面点着一盏通宵不熄的小风灯，正像某些城市还点在那些嵌入墙里的圣母像前的小风灯一样。

这所潮湿而陈旧的房子教人嗅到点儿霉气。偶尔，一股科洛桌花露水的味儿在过道里飘着，或者楼下一扇半开的门把楼下顾客们的粗俗叫唤像一声霹雳似地传上来，使它在整个儿一所房子里激响，于是在楼上的先生们都把嘴巴略略撇一下，来表示他们是心情不安的和感到厌恶的。

马丹同着她那些朋友一样的顾客们是不拘形迹的，从不离开沙龙，留心于种种被他们传来的本市风声和消息。她的庄严的言论，可以使三个娘儿们的胡言乱语转变方向；尤其某些个别的大肚子顾客每晚总来陪着妓女们喝一杯，他们利用这种冠冕而平凡的放浪行为尽兴地轻薄诙谐，可是马丹一发言，他们也就沉默了。

楼上那三个贵妇人名叫飞尔南荻，拉翡儿，和绰号“驮马”的乐骚。

店里的人选是经过考虑的，从前有人极力使她们之中的每一个都算得是一件样品，一件女性典型的样品，使得任何顾客能够在这店里，至少差不多都有法子实现各人的理想。

飞尔南荻代表金黄头发的美人，很高很高，胖得几乎近于臃肿，脾气柔和，农村的女儿，一脸无法消除的雀子斑，一头淡得几乎没有颜色象是理好了的苕麻般的短发，不大盖得满她的头颅。

拉翡儿是一个马赛女人，到各处海口跑码头的老油子，充着不可缺少的犹太美人的角儿，瘦瘦的，鼓着一副涂满了胭脂的脸蛋子。她那头用牛骨髓擦得通亮的黑头发在两鬓卷成钩形。她那双眼睛本是美的，倘若右边那一只没有眼翳。她那条弯弓式的鼻

梁压着一条颇为发达的上牙床，在那儿有两粒新装的牙齿在下牙床的那些牙齿旁边显出痕迹，那些旧的牙齿已经用得很久了，颜色变得和陈旧的木料相似。

驮马乐骚是一个肚子大而腿子细的小肉球儿，从早到晚用一种发嘎的声音，轮流地唱着种种放荡不羁的或者富于感伤的曲子，谈着种种没有结局的和毫无意义的故事，仅仅只为着吃饭而停止谈天和只为着谈天而停止吃饭，虽然脂肪过多而肢体细小，她却轻捷得像松鼠一般整日绝不休息；并且她的笑声像一道声音尖锐的瀑布，不管是这儿，是那儿，在卧房里，在阁楼里，在楼下客座上，可以无缘无故连续不断地爆发起来。

楼下的两个娘儿们，露绮思，绰号“老母鸡”，而佛洛娜，因为略略有些儿跛，被旁人称为“跷跷板”，前一个系着一条三色腰带，一直装束得像个自由神，后一个装束是假想的西班牙式的，她在头发丛里挂着许多铜的圆片儿，跟着她一高一低的步儿摇晃，她们都像是两个穿上奇装异服来过嘉年华狂欢节的厨娘。她们正如民间一切娘儿们一样，既不更丑，也不更美，真是道地小客店里的女招待；在码头上，旁人用“两条唧筒”的绰号来称呼她们。

仗着马丹的善于调解的智慧和她的从不枯竭的好脾气，这五个娘儿们之间只存着一种含着妒意的和平而很少什么骚动。

这种在小城市里的独家买卖是不断地有人出入的。马丹早知道把这店子装成了像样的外表，而自己对于全部的顾客显得那样和蔼和那样亲切，她的心地厚道是非常著名的，所以人都对她抱着一种尊敬的观念。那些长期的顾客为她花了钱，在她向他们表现一种比较明显的亲热时，他们都认为胜利；并且他们在白天做买卖相遇的时候，一定互相说道：“今天晚上，在您知道的那个地



方会面。”正同我们说：“上咖啡馆，可对？夜饭以后。”

总而言之，戴家楼是一个好地方，很少有什么人不去赴那儿的日常的约会。

谁知在五月底的某一个晚上，第一个上门的顾客布兰先生，木材商人和前任市长，竟发现那扇小门是紧闭的。花格子里面的那盏小风灯简直没有一点儿光；那所像是死了的房子里面没有一点儿声息传到外面。他敲门了，开初是从从容容的，以后，多用了一点儿的气力，仍旧没有一个人答应他。于是他用慢慢的步儿向着街道的坡儿上走去，后来，走到菜市广场，他碰着了那位正要向同一地点走去的船行经理杜韦尔先生。他们一同折回那地方去，成绩也并不见佳。但是一阵大的喧嚷忽然在他们很近的处所爆发了，于是他们绕着这所房子走了一周，以后才望见一大群的英国水手和法国水手正在挥着拳头撞击这咖啡馆的那些放下了的活动木板帘。

为着使自己避免麻烦，这两个资产阶级立刻都逃走了；但是一声轻轻的“喂”止住了他们：这是咸鱼行经理都仑伏先生在认清楚他们之后和他们打的招呼。他们把事情告诉了他，对于他，这消息是不快活的，本来他是娶了亲的，而且又有了子女，行动不便，只能够在星期六到戴家楼来，他用拉丁话说是“为着力求安全”；而实际上却是一句隐语：因为他的朋友波尔德医生曾经把卫生警察制度的周期检查的日子告诉了他，他利用这种消息给自己规定了夜假。这一天正是他的夜假之期，而在这情形之下竟要耽误他整整的一周了。

这3个人向着碇泊区转了一个大弯，在路上遇见了年轻的斐礼卜先生和班贝斯先生，前一个是银行家的儿子，戴家楼的老主顾，后一个是本地的税务局长。于是全体又从犹太人街走回来，